

錫 劇

魚 目 比

李 漁 原 著
石增祥 何 鶴 改 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前

“比目魚”是李笠翁十種曲之一。原著共卅二出。現在的改編本是採用了耳熱、聯班、別賞、決計、入班、草札、改生、狐惑、揮金、利冠、偕亡等出，以譚楚玉與劉藐姑之間的愛情的發展為中心，重新進行組織安排的。由於情節有了改變，所以，對原著的某些部分不能不做些取舍和豐富的工作。當然這樣剪裁和增加是否損傷了原著的精神，尚有待於同志們指正。

我們想改編這個劇本的目的，並不在於譚楚玉與劉藐姑愛情的忠貞，因為這樣的題材很多，而主要的是喜愛這個戲新穎的風格，以及很少在舞台上出現反映藝人生活的戲。

為了使戲中戲有所區別，我們在“定情”這場進用了吹腔，“偕亡”這場用的是昆曲，而對這兩場戲的藝術處理，我們是採用了喜劇的手法處理的，至於是否好表現，與全劇的處理手法是否統一，也很沒把握，要靠實踐過程中去鑑定。

最後，謹向改編過程中給予我們很多具體幫助的京劇演員小王玉蓉同志、江蘇省京劇團編導馮玉淨同志、江蘇省戲曲班昆曲老師徐千枝先生、江蘇省文史館王輔宜老先生等致以謝意。

比目魚

〔錫 劇〕

人物：	譚楚玉	劉鏡姑	劉絳仙
	劉文卿	師 傅	徒 甲
	徒 乙	徒 丙	徒 丁
	學生甲	學生乙	學生丙
	錢萬貫	錢 眼	家人甲
	家人乙		

第一場 路 過

〔譚楚玉上〕

譚楚玉：（唱）众學友邀請我同把戲看，
偏來了買画人將我糾纏。
好容易画已成天色將晚。
出門來見落日斜挂西山。
耳邊猶未聽見鑼鼓弦管。
待我登高一望，（遠眺，呀！）

果然是曲終人散錯過机緣。
唉！真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！

（學生甲、乙、丙上）

學生甲：前面走的莫非是譚兄嗎？

譚楚玉：哦！原來三位兄長回來了！

學生乙：譚兄，這等好戲為何不看？

譚楚玉：三兄有所不知，小弟本想如期而來，誰知臨行之時，來了買頭之人，直等了却筆債，不想來此戲已終場。請問三兄，這班梨園究有什麼好處？為何如此贊他？

學生丙：一班之中个个都好，最難得的是那個女旦。

譚楚玉：但不知是哪一班？女旦叫何名字？

學生甲：（唱）這班梨園名聲振，

學生乙：（唱）舞臺班兒到處聞，

學生丙：（唱）女旦絳仙好入品，

譚楚玉：不知好在何處？

學生甲：（唱）模樣兒好似仙女下凡塵。

學生乙：對呀！真所謂施粉則太白，施朱則太紅。

學生丙：加之一寸則太長，損之一寸則太短。

譚楚玉：只怕形容太過了，如今世上哪有這般女子？

學生甲：怎麼？譚兄不信，常言道耳聽是虛，眼見

是笑：那刘絳仙此时卸裝已畢，就要从此經過，我們不妨稍候片刻，你親眼一見便知分曉。

學生丙：你們看，遠遠不是絳仙來了！

譚楚玉：我倒要看她一看。

學生甲：只是你呀！

（唱）今日看了俏佳人，

學生乙：（唱）怕的一見要銷魂。

學生丙：（唱）歸去狼宿難安枕，

學生甲：（唱）從此拋却書與琴。

譚楚玉：只怕未必。

（刘文卿与妻子刘絳仙、女兒刘藐姑齐上）

刘絳仙：（唱）歌声未完掌声起，

刘文卿：（唱）何愁看客不着迷。

刘絳仙：（唱）天色不早回家去，

（三人过場，刘藐姑失手將罗帕遺落，譚楚玉拾步上前拾起）

譚楚玉：姑娘請轉，你的罗帕失落了。

（三人轉身，譚楚玉送帕，与刘藐姑对望）

刘藐姑：多謝公子。

刘絳仙：走吧！（刘藐姑走后又回看譚楚玉，譚楚玉也正看她）

刘藐姑：（唱）羞得我滿面紅云把头低。

（三人下，譚楚玉远望不舍，刘藐姑回头一望）

上)

譚楚玉：姓呀！

(唱)這容貌頗有風雅，

却不想今日逢着他。

怕只怕从此常牽挂，

(三人見譚楚玉依戀不舍暗笑，(學生甲晚譚楚玉，譚楚玉不覺)

學生乙：(唱)想不到魂灵儿隨着了她。

學生甲：譚兄，你看那絳仙可是應了我們的話呀！

譚楚玉：依小弟看來，也不过如此，倒是那尖帽的垂簾女子……

學生丙：她名喚董姑，乃是絳仙之女，一向帶在身邊學戲，今日還是初次登台。

譚楚玉：(首飾地)董姑！(後身欲回)但不知……

學生甲：譚兄，敢莫是……

學生丙：譚兄，董姑身世胡兄知之最詳，

譚楚玉：胡兄怎會知曉？

學生丙：他家就在舞霓斑附近，怎會不知。

譚楚玉：如此請講。

學生乙：(唱)董姑年方二八正，
父母愛如掌上珍，
琴棋書画样样能，

性格穩重又溫存，
輕易不與人接近，
志氣却是勝常人。

譚楚玉：(唱) 可惜無緣得親近，
誰知好女出优伶。

學生甲：怎么？譚兄倒垂青起这个不懂人事的小姑娘來了！

學生丙：这是各有所好。

譚楚玉：胡見，但不知有何妙法，才能朝夕相見。

學生乙：這倒不难，如今那刘絳仙正要与她的女兒新立玉簫班，你何不前去报考學戲，豈不可以朝夕相處了么？

譚楚玉：此話当真？

學生乙：誰來騙你，招貼到处都是，不信你來看，
(引譚楚玉看路旁招貼)

譚楚玉：(念) 本家新合玉簫班，各色俱备，只少淨角一名，願入班者速來賜教。

學生丙：譚兄，这不过是逢場作戲，千万不能以假当真哪！

(唱) 堂堂戲門一書生，
豈能拋却儒巾为优伶。
大好前程變泡影，
对不起祖先与孔聖人。

學生甲：是呀！譚兄還要三思。

學生乙：時已不早，我們回去了。

譚楚玉：三兄先請。

學生^甲乙^丙：如此我們先行了。

〔三人下，譚楚玉注視招貼〕

譚楚玉：（低聲自語）只少淨角一名，願入班者速來賜教。

（唱）我本是一窮儒性情耿，
無親無故頗飄零。
讀了詩書千方本，
一貧如洗過光陰。
隨着世俗考場進，
也不過庸庸碌碌恨終身。
若有个知心人兒常親近，
也不虛度過此生。
只要自己心願趁，
何惜頭上一偏巾。（遺憾地再看招貼）

只少淨角一名，唉！可惜呀！可惜！

如若入班學戲文，
最好能够扮正生。
教君端風流情深，
學十朋正直忠貞。

能与藐姑相搭配，
便可台上效古人。
可惜缺的是大面，(考慮后決定)
日后还可見机行。

对！

回家行囊料理定，
明日入班拜师尊。
〔幕閉〕

第二場 入 班

〔刘絳仙上〕

刘絳仙：(念) 今日要合玉筍班，
叮囑女兒講一番。

藐姑！藐姑！

〔內应“來了”。刘藐姑上〕

刘藐姑：(唱) 閤家俱在梨園中，
歌容舞态勤用功，
閑來便把詩書誦，
掩卷不覺日当空。

拜見母親！

刘絳仙： 罢了！一旁坐下。

刘藐姑： 母親喚兒出來，不知有何教訓？

刘絳仙： 孩子，昨兒我想試試你的才能，所以才叫

你与我一同上台合演，那曉得你剛一出場，就贏得那么多的掌聲。

刘藐姑：这是爹娘尽心教導。

刘絳仙：說的是呀！如今你年紀也不小了，你的容貌記性样样都好，从小媽媽我又請入教你讀書識字，只要你日后苦学勤練，何愁名利不得。今兒是給你另合小班的日子到了。

刘藐姑：（不料事情来得这样快）怎么今日就要正式合班演戲？

刘絳仙：是呀！

刘藐姑：母親！（略停）女兒又有些躊躇起來了！

刘絳仙：噯！你看你這孩子，如今你爹已經替你把班給組好啦！你怎么又三心二意了呢？

刘藐姑：（略帶傷感地）母親，想我們做戲的呀！

（唱）几个能有好結果，

女伶更易惹風波。

情願清靜是非難，

成名定会煩惱多。

刘絳仙：（唱）女兒何必顧慮多，
只要你拿定主張怕什么。

你看我多少風浪都經過，

我有那三句秘訣你牢記心窩。

刘藐姑：母親，但不知哪三句秘訣？

刘絳仙：孩子，只要你牢牢記住媽媽我这三句秘訣，包你名利双收，賢愚共賞，自己不受分毫，一生受用不尽。這就是許看不許動；許名不許實；許口不許心。孩子你是聰明人，用不着媽媽我明講。

刘藐姑：（心有顧慮地）只是母親一定要兒合班演戲，兒也有三件事要稟明母親。

刘絳仙：喲！真是人小鬼大，（由于不相信与女兒，半开玩笑地）請問你这三件？

刘藐姑：（唱）孩兒演戲守本分，
掙來銀錢奉双親。
若要我陪客把宴飲，
女兒寧死也难應承。

刘絳仙：唔！這是孩子你有志氣，自然依你。这三件呢？

刘藐姑：（唱）有那些淫詞艷語難出於，
你女兒決非鮮廉寡耻人。

刘絳仙：好！這樣的戲文，咱們就不學它。那第三呢？

刘藐姑：（唱）班內正生要選定，
我不要性情鄙劣人。
只怕他天質太愚笨，

又怕他容貌丑陋難相称。

刘絳仙：(笑)得了！得了！孩子你放心吧！媽媽我都依你就是，時候不早了，等一下就又要合班拜師，你快到里边收拾打扮一下，換件衣服吧！

刘藐姑：是！(下)

刘絳仙：(直望着刘藐姑背影，越看越愛，越愛越得意)哈！哈！哈！真是我的搖錢樹聚寶盆。

(刘文卿上)

刘文卿：(急)合班在今天，
缺少大花面。

刘絳仙：合班拜師的事情都辦得怎么样了？人都找齊了吧！

刘文卿：生、旦、末、丑俱已齊全，獨缺大面。

刘絳仙：什么？劉藐在你還沒有替我把人找齊呀？
那你今天可是拜的那一門子師呢？

刘文卿：(剛要解釋)

刘絳仙：(嫌刘文卿不中用)算了！算了！甭說啦！趕明兒人找齊了再說吧！

刘文卿：師傅早已約定，別家子弟俱已到齊，怎好拖延時日！

刘絳仙：(翻眼看了看刘文卿)你既曉得不好拖延時日，那你为什么不把人找齊？(稍停)還說

呢，大喜的日子，你这不是存心找尋我的孩子嘛！

〔刘文卿被老婆這一頓教落，吓得一言不發，手足着急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正在此時，譚楚玉上〕

譚楚玉：（唱）拋撇了琴劍書箱，
學戲文粉墨登場，
但願得婚姻有望，
勝似那金榜名揚。

來此已是，不免領入，哪位是刘師父？

刘文卿：在下便是，公子尊姓大名，有何賜教？

譚楚玉：小生譚楚玉，聞得府上新合小班，少一大面，特來相投。

刘文卿：怎么？看公子乃是讀書之人，竟肯前來學戲，真是小班之福。

譚楚玉：學戲乃我之所好，不知是否還要面試？

〔刘絳仙在旁已打氣給譚楚玉時，由于譚楚玉的仗義（勇），早把他刘某的悶氣消掉了〕

刘絳仙：哎呀！還考什么，你們念書人學戲一定更快，你來得真巧，今天正好开班拜師。

（轉向刘文卿）我說你快叫那些孩子出來呀！

〔刘文卿喚僮兒上〕

徒 甲：（急）換了新衣裳。

徒 乙：（急）拜師入戲堂。

徒 丙：(念) 做官最便当。

徒 丁：(念) 不用進考場。

四 人：拜見刘师傅，刘师傅，(向劉譚楚玉)这位是……

刘文卿：乃是新來的淨角。

四 人：原來是同窗，請來見禮！

譚楚玉：有禮相还。

四 人：不知教戲师傅是刘师傅自己，还是另請別人？

刘文卿：我終日里外忙碌，实在的無有工夫，与你們請來一位名师，(向丙)有請师傅。

(师傅上)

师 傅：(唱) 絲竹喉歌总擅長，
著名子弟出門牆，
一字無訛千人賞，
只恨年迈难登場。

刘文卿：师傅來了，請坐。

师 傅：有坐。

刘絳仙：我去叫女兒出來拜見师傅。

刘文卿：好。啊，絳仙，囑他們取出三牲祭禮；也好先拜見二郎神。

譚楚玉：請問师傅，什么是二郎神？

师 傅：凡有一教就有一教之宗主，二郎神是我

們做戲的祖神，就象儒家的孔夫子一樣，這位先師極為靈驗，凡是同班之中，有暗昧不明之事，他就會察覺出來，大則降災降禍，小則生病生瘡，你們定要謹記在心。

譚楚玉：但不知是些什麼，須要謹記，望求師傅指點。

衆人：是呀！師傅說出來，我們也好記住。

師傅：最忌者是同班之中不守規矩，做那些褻瀆神明之事，或是以長戲幼，或是以男誑女，你們同學都要互相監督，不要知情不報。

衆人：是。

譚楚玉：呀！

（唱）想不到戲班中規矩甚嚴，

後悔不該到里边；

怕只怕與藐姑難以相見，

縱然見面也難交言。

（三牲齊案齊備，劉藐姑請劉素娥）

刘文卿：兒呀！這是師傅，這是衆位同班弟兄，快來見過。

（劉藐姑一一見禮，至譚楚玉前大驚）

劉藐姑：（背白）這分明是前日路上所遇見的那位書生，他為何也來學戲？難道也……

師 傅：大家隨我一同拜過二郎神。

(唱) 焚香頂禮拜二郎，
默佑衆徒身安康。
身段規模都象樣，
日後開口便成腔。
藝成不須歲月長，
出台聲名播四方。

劉文卿：師傅請上，等他們拜見。

師 傅：教戲是我，但扶持照拂全仗主人，該與你一同受拜。

(二人同受衆人拜，譚楚玉與劉說姑站在一起，
兩人同拜互望)

劉文卿：譚兄弟，你已入班，這頂頭巾須要換了。
譚楚玉：如今方才學戲，還不會做戲；到做戲之時，再換不遲。

師 傅：說得也是。如今把你等的坐位都派定了，所有腳色之中，唯有生旦的戲文最多，不時要互相應對，須要坐在一處，其餘之人坐在兩邊，今後各人坐定不許交頭接耳，不可私自走動。若有人犯規，定要受責。

劉文卿：拜師已畢，後面備有薄酒與大家同飲，正是：安排開學酒，飲宴授徒人。

師 傅：你們也一同進來吃杯喜酒吧！哈！哈！哈！

〔众齐下，刘藐姑望望楚玉背影〕

刘藐姑：（唱）看他俊雅气軒昂，
决非尋常少年郎。
怎会無故入門牆，
拋却十載苦寒窗。
那一日途中偶遇頻相望，
莫不是为我……到此廂。

譚生呀！譚生！你不覺优伶之为賤，甘为花面而不辭，如此看來，（稍停，触动心事地）真叫我为難了。

（刘絳仙在內喊：“藐姑！藐姑！你怎么还不來呀！”）

刘藐姑：啊！母親，孩兒就來！咳！
〔幕下〕

第三場 改 生

〔譚楚玉上〕

譚楚玉：（唱）到此已經三月正，
从無机緣近玉人；
規矩謹嚴防范緊，
怕的枉費一片心。

咳！誰想戲班規矩竟比官宦之家还嚴，不但有師傅拘束，父母提防，連那同班之人